

# 東學西漸 ——溫哥華的洋人中醫師

## 醫師簡介：

John Blazevic，卑詩省中醫協會(TCMABC)會長。1999年畢業於溫哥華國際中醫學院後，John 赴中國江蘇省江陰市中醫院實習。之後在日本拜 Edward Obaidey 中醫師為師做學徒五年。John 擅長太極拳、意拳，對亞洲哲學、文化、藝術有濃厚興趣。他致力於將傳統的中醫理論運用到實際治療中去。

在極其偶然的情況下，從卑詩省中醫協會的網站上看到一個名字：John Blazevic，會長，註冊針灸師。Blazevic？怎麼拼都不像亞洲人的姓氏，難不成是個金髮碧眼的中醫師？為甚麼一個西人會選擇中醫？中國人看著都覺費力的中醫經典他都讀過嗎？病人會信服一位洋人中醫師嗎？他會講中文嗎？……帶著滿腹疑問去信 John，後者欣然接受本刊採訪。



文：Michelle Huang

取「針」字古體，John 將他位於 Main 街上的診所命名為「鍼灸院」。鍼灸院內是清一色的硬木地板。靠窗放置兩張藤椅，一面牆上掛著一幅行書書法，另一面放置一個書櫃，「黃帝內經」、「難經」、「金匱要略方論」等中醫經典首先映入眼簾。鍼灸院內隨處可見綠色盆栽，伴隨著柔和的背景音樂，這裡絲毫找不到「診所」在我們腦海中留下的傳統印象，更像是繁忙生活中可以駐足歇息的一片綠洲。

### 【不同文化有不同醫學】

要說 John 對中醫的興趣，得先從他父親的養生觀說起。John 的父親重視自然之道，他們家吃的蔬菜都是父親在自家後院種出來的。如果 John 生小病，父親會先讓他休息等待，直到身體自己康復。幾乎從來沒有生過大病的 John，大部分的病也都這樣好起來。

進入滑鐵盧大學念生物的 John，一開始是對西醫充滿興趣。後來卻發現在一些如壓力、皮膚病、失眠等常見問題上，西醫的治療效果並不顯著。回到家鄉後的 John 再次進入大學主修心理學與哲學。因為課外教學的機會，他接觸到加拿大原住民阿尼師納貝族人，跟他們去森林裡採集樹皮、植物根莖，看他們把這些材料做成茶和藥。從那時起他就深切體會到，醫學不止一種，文化的不同，對醫的看法也不同。John 在大學練空手道五年，對人體穴位深深著迷，逐漸對東方文化產生濃厚興趣。一切的一切，自然而然的將 John 的興趣導向了傳統中醫。

### 【中醫：是醫學更是哲學】

與父親一樣，John 認為人體的自癒能力是與生俱來的，只要為其提供良好的外部條件，就可以讓疾病「不治自癒」。而這些外部條件不僅有健康的飲食，合理的運動，還

包括適宜的衣著，甚至正確的思考模式。

學哲學的他深深體會到中醫的博大精深。「就說失眠好了。人體上半身屬陽，下半身屬陰。陽氣下行，陰氣上升，陰陽得以平衡。所以理想的舒眠狀態是頭涼腳熱。我治過很多失眠病人，幾乎全部人的腳都是冰冷的。這樣怎麼會睡得著呢？」John 聳聳肩說：「回家用熱水暖暖腳，穿雙拖鞋，就這麼簡單。」對於 John 來說，中醫不僅是醫學，更是哲學。

### 【「傳統」還傳統嗎？】

因為 John 曾拜日本師傅學醫，很多人將他的針灸歸類為日本針灸，對此，John 不贊同。他解釋說，日本和韓國的中醫學都是建立在中醫經典之上的，只是因為歷史原因，一些在海外得以傳承的中醫經典在中國卻已無跡可尋。他選擇去日本深造也有這樣的原因。John 堅持：「我學的不是日本針灸，是傳統的中醫學。」

講到傳統，John 自有他的看法。中醫在英文中是「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」，直譯為「傳統中國醫藥」。求學初期，John 卻常常有這樣的疑問：傳統中醫中的「傳統」到哪裡去了？John 從牆上拿下一塊木板，上面是一篇英文文章，體目是「鍼灸=鍼+灸」。「我們常把針灸當成一件事，其實針和灸是兩件事，但現在灸灸已經很少有人做了」。傳統中醫最重要的理論之一，就是強調身體健康與情志活動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。John 盡可能保持鍼灸院的整潔不說，還特意將它布置得古色古香，擺上綠色植物，放上背景音樂，讓病人從邁進這裡的那刻起，就開始了情志調解的第一步。對太極頗有研究的他也時常教授病人簡單動作。他認為，如果對每位病人都只是把脈開方而已，就失去了傳統中醫的精髓。「中醫不應只是一門技術，更應是門藝術。」John 如是說。■